

这是一部倾注了谷村志穗全部心血的大和小说

〔日〕谷村志穗
陈辛儿
译 著

海猫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倾注了谷村志穗全部心血的大和小说

「日」谷村志穗
陈辛儿译 著

海猫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猫 / (日) 谷村志穗著; 陈辛儿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8

ISBN 7-222-04788-3

I. 海... II. ①谷... ②陈...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80774号

策 划: 瞿洪斌

责任编辑: 董郎文清

装帧设计: 窦雪松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海 猫
著 者	(日) 谷村志穗
译 者	陈辛儿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 @ 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85千
版 次	200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排 版	昆明五彩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朗明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7-222-04788-3
定 价	30.00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目 录

第一章 白雪之爱

- 一九五七年 函馆 01
- 白皙胜雪的新娘 02
- 弟弟和夜 033
- 火星子 054
- 载着秘密的船只 074
- 来自俄国 095
- 纯洁的生命 121
- 蓝色之夜 144

第二章 冰柱之爱

- 一九五九年 南茅部 164
- 遥远的彼岸 165
- 遇难者 183

十字架 201

山丘上响起的钟声 215

被囚禁 235

大海里的玫瑰花 263

第三章 流冰之爱

一九七七年 札幌 290

初恋 291

灾难之树 312

红五星的士兵 340

爱的残片 361

遥远的记忆 382

花之果酱 396

火焰 419

候鸟 440

海猫在飞舞 448

后记 492

第三卷 书信
情爱书信卷

第一章 白雪之爱

一九五七年 函馆^①

① 北海道的一个城市。

在海猫^①醒来之前
我多么想好好爱你

白皙胜雪的新娘

从五稜郭一路到南茅部，中间要翻越一座山峰。这段从函馆山出发向着太平洋方向的车程虽然毋须一小时，但由于中间有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阻隔，有很多住在函馆的人竟然没听说过南茅部这个地名。

山峰名曰“川汲峰”，当地将这个地名发音为“GAKKUMI”。那里有三个小小的温泉旅店，周边有一些铁矿和采石场。这景象和留有浓厚海港城市风情的繁华的函馆市相比，实在有着天壤之别。

皑皑白雪覆盖着片片山峦，这里被笼罩在一派北国的冬景之中。起伏跌宕的山路、树林、旅店全都掩映在白色的山峦之间。此刻万里无云的晴空下，一辆大巴沐浴着缕缕耀眼的阳光静驶过。

司机第一次驾驶结婚出租车，此刻车里正坐着身穿纯白和式结婚礼服的新娘。司机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渗出了汗水，他看上去很有点函馆男人的风貌，为了今天这个大喜日子还特意穿上了崭新的漂亮白衬衣，外面套着蓝色夹克制服。他似乎对新衬衣的笔挺领子颇感不自在，忍不住用手摸了一下脖子，然后悄悄通过自己头部上方的后视镜瞥了一眼后面的座位。

新娘依然怯生生地眺望着窗外。

^① 海鸥的一种，也叫黑尾鸥。

至少今天天气晴朗，光这点就不错了吧，司机暗自思忖着。川汲峰一旦下起雪来可不得了，对司机们而言简直可以说是考验自己运气的时候到了。因为下雪道路会立刻被封锁起来，而车子也只得在中途抛锚了。

“如果能顺利越过川汲峰的话，今天我就赌一把赛马。”

有的乘客会一边这么说着，一边跨上公共汽车。海港的男人全然不会因为大雪而变得沮丧起来，他们反而会在这样的天气去赌一赌赛马什么的，这就是所谓的海港男人气质吧。

话虽这么说，可今天却是一个无风而晴朗的太阳天。积雪也隐隐约约开始融化了，太阳反射出的光线刺得人眼睛生疼。司机和以往一样想伸手从遮阳板里取出太阳镜，但那太阳镜颜色实在太黑了，所以他想还是不戴算了。他又一次从后视镜里窥了一下后面座位上略微低着头的新娘。

这新娘怎么这么白啊，他想。新娘头上戴着洁白的结婚头巾，身穿夹棉的白色传统婚服。虽然脸和脖子都涂上了白粉，但她的皮肤依然白皙透明，使人并不觉得抹上了什么。她的鼻子小小、尖尖的，还略微有些往上翘起，涂着鲜艳口红的两个嘴角微微开启着，蓝色的双眸依然凝视着窗外。然而从她的表情中却难以寻觅到快乐的踪迹。一般而言，新娘看上去总给人一种充满自信而光芒四射的感觉，可这个新娘的眼神却充满着不安和彷徨。

司机觉得新娘实在太美了，因此她出嫁时才会感觉不安吧。虽说新娘因为漂亮才觉得不安并不合情理，可在这样严寒的冬天，光是大巴要翻越山峰已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了，更何况她长相如此美丽，令人感到她嫁到打捞海带的渔村确实不那么般配。

隔着座位中间的走道，坐在新娘旁边的是她的母亲。她身材看起来结结实实的，黑色和服外面披着和服坎肩，手指上戴着一颗大大的猫眼石戒指，似乎显示着她内心的坚强。她不会没意识



到隐藏在新娘内心的不安吧？司机觉得母亲故意做出一副很自豪的样子，可能仅仅是为了女儿。母亲长着一张典型的日本女子的脸，圆圆的脸庞，眼睛亮晶晶的，年纪大概四十刚出头的模样，皮肤和头发都还泛着光泽。她长得丰腴，有着一股独特的魅力，但却怎么也找不到一点和新娘相像的地方。

母亲后面坐着新娘的弟弟。他竖起黑色风衣的领子，跷着二郎腿，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年轻人不是新娘的哥哥就是新娘的弟弟。因为他不像新娘那样抹着白粉，所以他那雪白透明的皮肤更是惹人注目，看起来犹如赛璐珞娃娃的脸那么光滑。寒冷使他的脸泛着红色，他双唇轮廓分明，又加上他瘦瘦的个子，甚至令人感觉有几分娇艳。

这时从对面难得驶来一辆车，司机谨慎地注意着被大雪覆盖的山路，一边将车靠往路的一旁。

后视镜里司机悄悄观察着后面的视线令弟弟感到了心烦，他将脸凑近母亲，也并不压低自己的嗓子就对母亲说：

“妈，姐姐出嫁到底花了多少钱啊？”

“这和你没关系，今天这样的日子就不要谈这些了……”

母亲压低嗓子说，显然她无法断然地训斥儿子，还像小孩子似的哄着他。

“包租这样的车，妈，你也太爱面子了。我早就说过借这样的车如果没有很多亲戚坐在里面的话，反而会使姐姐感到尴尬的。”

坐在后面座位的亲戚们开始嘀嘀咕咕小声议论起什么来，不过也并没有持续多久。

司机也听到了儿子所说的话。起初他对这个儿子相当反感，可听了 he 刚才讲的话反感反而消失了。他思忖着：说不定这年轻人还是个意想不到的正直男人呢。就是啊，说到现在大巴上坐了几个人，其实包括新娘在内总共才八个，即使儿子不说谁都能看

到车内空空荡荡的，令人颇感几分寂寥。

这时新娘第一次开口说话了。

“孝志，我很喜欢那么宽敞的车，你不是知道的嘛，姐姐很容易晕车的。”

新娘说话很少带有函馆的地方口音，而母亲的口音也不重。像在函馆这样适合生长各种鲜花的土地上，不同家庭出来的人，他们函馆口音的多少也大不相同。在这个家里只有弟弟似乎特意为了装出自己是不良少年似的，使用着和他的雪白肤色极不相称的函馆方言。

“容易晕车为什么要嫁到渔民家里呢？姐姐也真是的，都什么时代了，为什么还穿这种雪白的和式婚服？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嫁过去呢，现在要返回去还来得及！”

弟弟说罢，自己也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新娘略微苦笑了一下，脸颊也渐渐放松了。在她变得柔和的表情中透露出一股稚气未脱的神情，也更显出了她那惊人的美丽。

这时司机踩着油门的长靴略微放松了一些。就是嘛，现在要返回去的话还来得及。他仿佛也立刻变成了这出戏里的人物似的考虑起来。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棉手绢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

就在这时汽车翻越了山颠，大海从正前方远远地映入了眼帘。虽然今天晴空万里，但大海依然一副冬天的景致。从车内远远地就能看到海面掀起白色的波浪。虽然到了夏天渔村的海滨铺满了海带，但这里的冬天非常荒凉。

母亲第一次看到这里的大海，她略感宽慰。

“熏，这里的海滨看上去好平静，毕竟是太平洋的海啊！”

弟弟轻轻地咂着舌头，“妈，你懂什么大海啊！”



他用双手打开了车窗，将身子探了出去，感受着车窗外飘来的冷飕飕的空气。新娘将脸转向母亲。

“我和妈妈的一样，一开始就觉得太平洋那侧会不错，会比较暖和一些。而日本海却使人觉得凄凉。”

被称为“熏”的新娘这么说着，伸出自己白皙的手抚摸了一下母亲的手臂，似乎想让母亲安心，又好像是告诉母亲：不要为我担心。

函馆是一个三面靠海的颇有特色的城市，车过了江差、濑棚就到了日本海一侧。松前则面朝着津轻海峡。从函馆山上可以将这里的风景尽收眼底。

二十岁的熏要嫁过去的地方叫南茅部，是在转个圈的太平洋那边。那里冬天也会积上厚厚的雪，只是下雪的季节要比日本海那侧推迟一些，一般集中在一二月份，但今年却在冬天将要过去的时候村庄才被一片白雪覆盖了。

新娘雪白的肌肤感受着从车窗外吹来的冷风，这唤起了她对函馆海边的各种各样的记忆。从函馆山麓的外国人街可以俯瞰大海，看到到达码头的大型客轮、从函馆港出发的北洋渔船队以及从船上飘下来的五彩缤纷的长长纸带……

然而眼前的大海和她头脑中对大海的印象有着迥然不同的景象。身穿洁白礼服的熏觉得这里的大海虽然那么寂寥，尤其是这里的海滨、这里的小渔村，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丝色彩，好像自己进入了一个黑白电影的世界。但她感到或许只有这样的大海自己才能第一次融入其中吧！

熏打生下来起就是人人都称赞的漂亮孩子，人们说她长得像洋娃娃，她听了也习以为常。人们同时也用好奇的眼神打量她。弟弟孝志从小也一样。

渔村静静地深藏在山峰的背面，那里的生活一定非常安逸平和吧。熏在第一次遇到南茅部的渔民赤木邦一时就这么感觉到

了。邦一是一个皮肤被海边的太阳晒成浅黑色的男子，看上去健康而强壮。

南茅部的青年团为了庆祝海带、乌贼的打捞丰收，常常来到函馆市内。而高中毕业的熏则在函馆市的渔业协会做事务工作。渔民们每年有几次要在这里办一些保险，或者和银行有关的各种事务性手续，办完之后他们往往要到松风街一带喝上一杯才回家。渔民们喝酒但他们却从不喝醉。熏虽然没有和他们一起去喝过酒，但每当看到在渔协门口渔民们叫了出租车，四个人将车挤得满满当当的，于是便一路开走的情景，他们这种爽朗快活的样子颇令熏生出几分好感。

邦一是他们中的一个，他身穿开襟衬衫，外面套着蓝色夹克，下身穿着熨烫整齐的棉布长裤。他也是其中最不爱说话的一个。他的脸总是被太阳晒得红彤彤的，而看到熏时就变得更红了。熏也注意到了邦一看她时的眼神，但对她而言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只是大多数男人并没有把他们的视线转化为更进一步的热烈举动。熏的内心似乎一直封闭着。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美貌足以使男人对她敬而远之。

但有一次邦一却在她工作的窗口外对她说：

“你长着一双海猫一样的眼睛。”

穿着绿色制服的熏吃了一惊，抬头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邦一正满脸认真，目光炯炯地盯着她。

“海猫；你没见过吗？”

“见是见过，但不是很清楚。”

当邦一通过渔业协会部长正式来提亲时，熏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刚才那段简短的对话。

熏那里已经有过好几次提亲了，由于她没有父亲又是一个混血女孩，所以来提亲的都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人。有一个是有钱的中年人，还有一个是农家富豪的独子，曾有过一次婚姻，还带



着一个孩子。熏觉得怎么尽是些和自己不般配的人围着自己身边呢。正是这时，邦一凭着他的正直老实，以及他二十四岁的年龄就使二十岁的熏成了他的新娘。

……长着像海猫一样的眼睛。

熏看着映照在大巴士车窗上自己的眼睛。双眼深陷，非常明显的双眼皮，比起她的白皙皮肤更能使人联想到她是继承了在她遥远记忆中的父亲的血液，她父亲有一半俄国人的血统。她记忆中的父亲形象实在太模糊了，其实她记忆中留下的只是家里佛坛上供着的、已经变了色的父亲的照片而已。他那身穿陆军军服，把胸膛挺得笔直的样子在熏看来极为不协调，照片中的父亲手脚格外长，和他身上的那身旧式军服实在不那么相配。他眼角上翘，眸子的颜色有时看上去是灰色的，有时看上去却是深绿色的，确实像海猫的眼睛。

浅黑色皮肤、满身肌肉的邦一平时很少说话，可熏在听到他第一次对自己说的话时，感受到了他那愣头愣脑向自己直冲而来的男人气概。因为邦一和她说话时，如同看到了什么稀奇的东西那样直盯着熏的眼睛。

此后两人也只见几次面，但熏却做出了嫁给他的决定。

“海带对女人也是毫不留情的，不过即使那样，我们那里的这片大海实在不错啊！”

邦一在任何时候说话都是那么耿直，熏也非常希望自己能投入到男人们嘴里经常提到的大海的怀抱。

母亲太美对女儿决定的婚姻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对太美来说女儿熏的心就像开放在田野里的白玫瑰那样不容侵犯。太美生在函馆一个富裕的老字号旅店，她爱上了一个常在他们店里出入的俄国混血青年后，不顾家人的反对，和那个青年人私奔并开始了一起生活。正在此时排挤外国人的风气越来越浓，最后这对年轻夫妻只得来到了中国的牡丹江市。当他们开始零零星星做起日

中贸易的时候，战争爆发了。丈夫被征了兵，从此一去不复返。太美用丈夫教的片言只语的中国话，变卖了自己身上的戒指、黄金，总算坐上了返回日本的火车。列车回到日本时，太美看到好几个死在车厢里的病人和孩子，一些大声哭喊的孩子也被大人用手活活闷死了。太美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抱着两个孩子千辛万苦回到了日本。

太美看着熏白色结婚头布下露出的尖尖下巴，想起了女儿出生当天的情形。熏是在中国时生下的，太美看到她洗掉羊水后露出的白色皮肤感到可怕。看着从自己的体内生下了和自己如此不同的孩子，太美感到异样，第一次做母亲的太美当时深感不安。在此后无论是想训斥女儿还是想拥抱女儿时，总会在一瞬间由于女儿眼睛的颜色而感到不知所措。

但孝志则不同，他完全是在任性妄为中长大的，他故意对母亲使用恶劣的态度、伤人的语言，这反倒使太美觉得原来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而熏的心却始终连母亲都无法了解，她仿佛用一本雪白的笔记本将自己的心挡在了后面。

熏由于高中时成绩优秀，太美准备将她送入女子大学继续学习，可是入学的费用却花在了孝志身上，因为他想到东京商船学校去学习，可是送去不久，他又立刻退学回来了。但熏对此也始终没有一丝怨言。

熏比同年龄的孩子身材高挑，脸长得也引人注目，但熏却并不因此而感到欣然。正式场合挑选服装时她更偏爱和服而非洋装，不知为什么她还喜欢学日本舞蹈、茶道等。熏身体孱弱，这可能和她的血缘也有关系吧，太美想。我执著选择的血缘可能正是使熏体弱多病的原因呢。

大巴此时左右晃动了一下，太美突然将手伸给了熏，可女儿依然望着窗外，左手戴着太美给的珍珠戒指闪着熠熠的光芒。

自从失去丈夫后，太美将诸如此类的戒指、宝石一个个都变



卖了，就这样才撑起了一个家。到日本后太美回到了函馆，她并没有回自己的父母家，而是立刻将自己偷偷带回来的戒指、和服等全部卖了，买进了大量黑市的砂糖，边看边学地做起了羊羹，并开始推销。这使她一举获得了成功，此后她开起了一家小店。太美的成功多半要归功于她从小在经营旅店的家里所培养出来的机灵。太美的性格喜欢交际，人又大方，遇到什么事情总会有男人出面来帮她的忙。即使这样太美也并没有交往很深的男人，但由于母亲身边总是有一些男人的出现，少女时代的熏为此总是沉着脸，像是受到了伤害。

大巴一路从山上开来，现在终于开始沿着海边的道路行驶了。背部的羽毛呈黑色的海鸥个个看上去都很肥壮，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海滨的上空盘旋。

“这里的海鸥营养一定不错吧，看它们个个都肥肥壮壮的。”

太美这么说着，然后端详着熏又加了一句：

“熏，这里冬天还没什么，到了夏天你可要注意不要被蚊子叮着了。都说海边的蚊子很毒的呢！”

“我会多加小心的，妈。”

太美想起了小时候熏就是因为被有毒的虫叮咬了以后，手脚肿得不得不做手术的事。有几次太美只好背着熏急急忙忙赶到医生那里。此时的太美好像又听到了熏在自己耳边轻声地说：

“妈，真对不起，又搞得你不能上班了……”太美伸出圆圆的手摸了一下熏穿着的和服。

“妈，这件和服是不是很贵啊？把我打扮得那么漂亮，在村里人们一定会感到惊讶万分的。”

熏小声地对母亲说。

“你也是的，不要给你妈丢脸了，现在还说这些。这套衣服你穿实在太合适了。我本来就不喜欢那种棉帽子，太老式了。对熏来说，现在的白色头巾可要漂亮多了！”

大巴穿过隧道，海边渔民的屋子一一映入了眼帘，屋子和屋子之间有着一定的间隔。积雪覆盖着渔网和晒干了的鱼，还可以看到路边商店挂着的招牌。马上就要到赤木的分家^①了，在分家先得和婆婆、公公行见面礼，然后再到本家举行婚礼。大巴上坐着的亲戚们好像终于从车内沉闷的气氛中解脱出来了似的，他们一边开始整理行李，一边伸展着手脚。

这时司机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他停好车以后，先自己下了车，然后用他的长筒靴将脚边的雪踩紧实，接着伸出手去，把新娘搀扶下了车。

当新娘涂得雪白的手搁到司机手上时，司机觉得这新娘的手怎么会如此冰冷呢？可当他看到她的脸颊开始红润起来时，心里便也觉得很高兴。

再仔细看新娘的脸，从脸颊到下巴的线条多漂亮啊！形状笔挺的鼻子长得那么标准，整张脸再怎么仔细看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来。新郎和这么标致的新娘一起生活，难道不会被她的美丽憋得透不过气来吗？司机正这么想着，站在雪地里的新娘回过头老看着司机，露出了满脸笑容。司机看到了在她的眼角画着流畅的黑色眼线。

“师傅，谢谢您了！回去的时候母亲他们还要麻烦您呢！”

“没问题，请放心吧！做个好新娘哦！”

他一边说一边脱下帽子，向新娘鞠了一躬。

身穿洁白婚服的新娘两手拿起衣服的下摆，在积满雪的道路上迈出了步子。沿途村民们围拢过来看热闹，孩子们穿着厚厚的滑雪衫兴奋地大叫大嚷着。

邦一穿着印有家纹的传统裤裙，在家门口迎接熏的到来。邦一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看上去足足可以保护这个头戴白色头布

^① 从本家分出来独立门户的家叫分家。



的新娘了。

司机拿着自己的帽子，看着两个新人，此时他觉得刚才自己在车内那奇妙的不安仅仅是杞人忧天而已。他再次觉得如此漂亮的新娘出嫁时感觉不安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

成群结队的海鸥不断发出响亮的叫声，它们的叫声似乎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的大海里。

结婚宴席在本家的大客厅里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天亮。

在铺着地板的客厅里，新郎和新娘并排坐着，两边分别坐着各自的亲戚。每个人的席位上端上了用红漆盘子装的菜肴，宴席一开始还有些紧张，但一旦喝起酒来以后，气氛立刻就活跃起来了。天快亮时，附近的邻居、平时熟悉的渔民们一个接一个都过来凑热闹了。

“喂，龟印，你找了一个这么标致的新娘，长着一双蓝眼睛简直像洋娃娃似的。”

所谓龟印是赤木家分家的家号，这一带叫赤木的有好几家，而邦一家则被称为龟印。

“看来靠着我们这里的海带，新娘一定会越来越俊俏的。”

邦一的朋友这么说着，年长一些的跟着吵吵嚷嚷起来。

“太漂亮了，再怎么是海滨第一大力士，龟印的身体也会吃不消的。”

“俏新娘，茅部的男人可憨厚了，靠得住。”

喝得醉熏熏的人们再一次喧嚷起来，邦一的杯子里又被斟满了酒，他毫不迟疑地一饮而尽。邦一在熏身边没有一丝醉意，只是老老实实在那里。

在邦一的旁边坐着公公邦之，再旁边坐着熏初次见到的邦一的弟弟广次。他的肤色也被海边的太阳晒得黑黝黝的，但身材比哥哥略显瘦一些。刚才熏从大巴上下来时，从家门里出来的正